

唱不盡人間的破碎感

臺北木偶劇團《水鬼請戲》的音樂巧思

文 / 傅明蔚（國立臺灣大學音樂學研究所博士生） 圖 / 臺北木偶劇團

「蒹葭蒼蒼，白露為霜。所謂伊人，在水一方。」幽幽的歌聲，緩緩而唱，道不盡人間的破碎感，隱藏在臺語文的韻腳裡，原來，是水鬼在唱歌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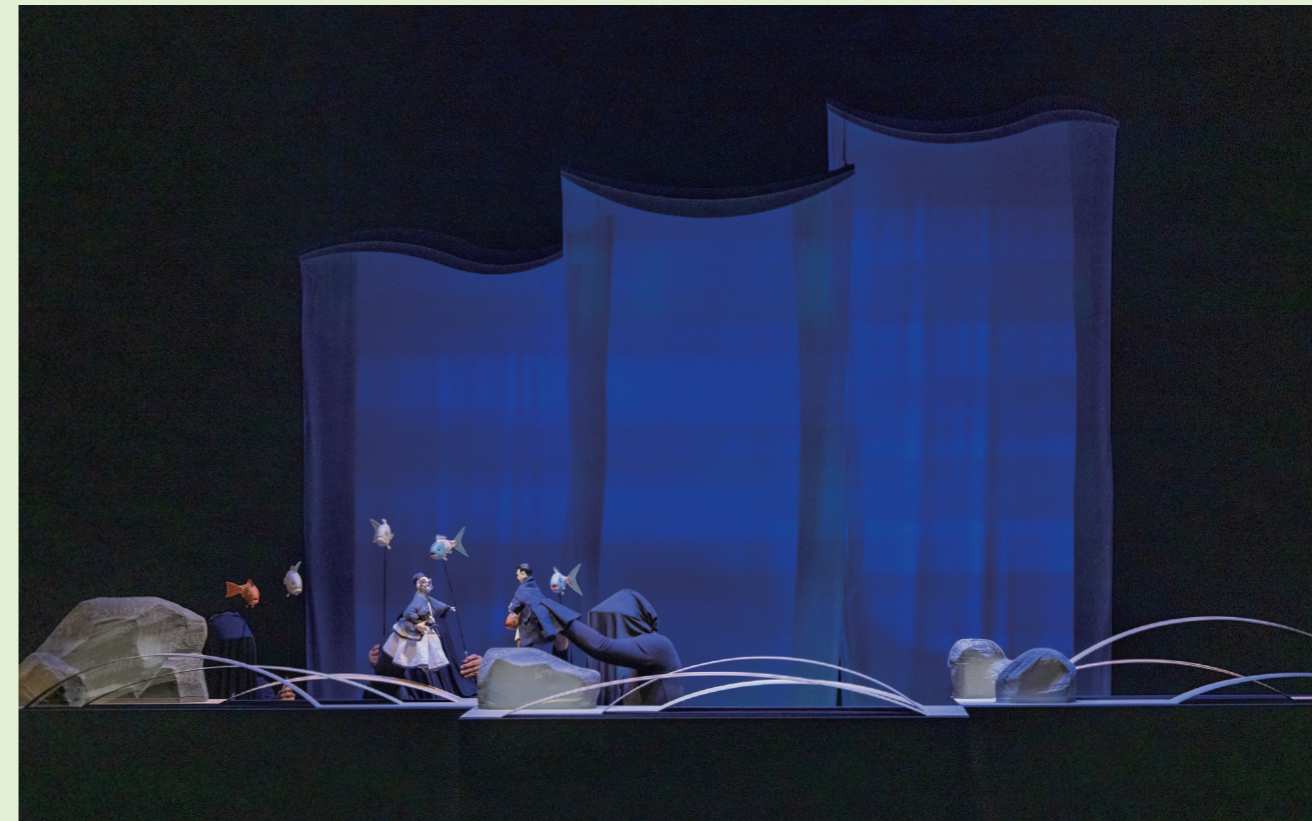
左：頭手鼓與操偶師天衣無縫的配合，襯托精彩打鬥場景。/ 右：〈玄郎收妖〉金龍武戲走起，展現古老的節奏張力。

不拘形式 不似人間的音樂流動

2022 年臺北木偶劇團《水鬼請戲》，在水鬼的歌聲中揭開序幕，伴隨著投向觀眾席的幽藍色水波燈光，讓人彷彿置身在鹿掘溝底的虛無之中。習慣了北管音樂的熱烈高亢，這個朦朧又空靈的開場，從聽覺上便引人入勝，可以感受音樂設計林永志團長不拘形式、要讓音樂貼緊劇情的企圖與巧思。北管布袋戲早期全盤移植北管戲的作法，在這個時代是否合適呢？觀眾能進來多少呢？或許是臺北木偶劇團跨足現代劇場最初的扣問。

「水」的元素，在這次的劇場裡是重要意象，舞台、燈光、布景無一不扣合，更有具象生動的水族生物們悠游其中，音樂自然也肩負著任務。在樂器使用方面，特別加入了「空靈鼓」，具有迷幻悠遠的音色，搭配揚琴、三弦、琵琶、阮等傳統彈撥樂器，營造晶瑩剔透的顆粒感；於轉場時演奏「La-Si-Do-Mi」、「La-Si-Do-Fa」等反覆音型，增添了音樂的流動性，不僅把握住「水」的特性，也將「鬼」的形象融入其中，勾勒出一種虛幻的、不似人間的游離飄渺感。

此處の後場樂師，特別與國立臺灣藝術大學中國音樂學系合作，學生不僅能實習傳統北管音樂，沉浸在工尺譜的世界，也能在劇場中發揮國樂器的音色特長，展現跨域融合之美。傳統與現代的百年分疏，在此匯流，成就沒有拘束的創作空間，時而道出人鬼之間的對話，時而唱出直指人心的獨白。傳承的規矩、創意的極限，始終在《水鬼請戲》的音樂裡擺盪，聽者又何須拘泥是哪一個樂種呢？



水的元素是重要意象，更有具象生動的水族生物們悠游其中。

一陰一陽 新舊路北管劃分世界

在上述符合當代審美經驗的音樂流動中，臺北木偶劇團還是穿插置入了濃墨重彩的「正港」北管戲曲，將他們的看家本領發揮得淋漓盡致，毫無違和地在戲中戲、劇中劇裡再現經典。

吳聲杰、謝鳴崎兩位傑出的北管藝師，在劇中分別擔綱趙匡胤與京娘，詮釋新路北管大戲《趙匡胤千里送京娘》，演唱北管西皮板式。另一方面，眾水鬼們唱的卻是北管福路板式，運用【反緊板】、【反緊中慢】、【哭科】及【哭中蛾】，更加入了北管曲牌【不是路】、【耍孩兒】、【清江引】。

傳統布袋戲裡不可能同時出現的新舊路板式，透過劇團巧思，在一陰一陽、一人一鬼的交錯中各自表述著，用北管西皮、福路的流派界線，劃分出兩個不同的音樂世界。隨著劇情推進，不斷翻轉老戲迷的聽覺慣性，而新入門的觀眾，也能聽見弦索下豐富多元的北管音樂。

一台鑼鼓半台戲 徒留聲聲嘆息

所謂一台鑼鼓半台戲，鑼鼓喧天襯托著精彩的打鬥場景，那是傳統布袋戲的精髓，在頭手鼓與操偶師天衣無縫的配合下熱血沸騰。〈玄郎收妖〉趙匡胤甫一出場的定場詩就氣勢非凡：「平生立志行俠義，替天行道不留停。俺，趙玄郎，祖居關西人氏，自幼勤練武藝走四方。」緊接著，武戲走起，金龍和鯉魚精鬥得難分難解、光怪陸離；響徹雲霄的「匡才 匡才」、「匡乙台 才乙台」、「匡 弄七 乙弄 匡」……古老的節奏張力，在現代劇場裡依舊能打，且毫不遜色。

同樣具有張力的，是北管旦角拔尖的演唱，試想，傳統戲曲誕生於沒有麥克風的年代，其唱法、技巧俱是穿透力十足，能直直唱進戲棚下最後一排的觀眾耳朵裡。京娘一句「孤魂九泉歸去也」，唱出對流言可畏的控訴、生離死別的哀傷，也讓人見識北管戲的唱腔功底。

最後，全劇結束在京娘幽幽的唱詞中：「惟願你思往昔片刻追想，伊人相望，在水一方。」留下無盡的嘆息，這聲嘆息似乎也迴盪在歷史裡，從古至今又有多少觀眾，和我們一樣，在散戲時，曾為京娘輕輕一嘆呢？